

Hao² tok_o yat₄ tch'áo³.

Journal de controverse.

série en 4 tomes

1872.



MAISON MERE D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2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ROCKES MONTREAL, P. Q. CANADA

MAISON MERE D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EE-CONCEPTION
29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NEIGES MONTREAL, P. Q., CANADA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二年

口鐸日抄

上海慈母堂重梓

崇禎庚午春月

思及艾先生

秦西

口鐸

盤石盧先生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溫陵張 賡明臯

訂正

清漳嚴贊化思叅

晉安陳克寬孔熙

較閱

同邑林一僑用籲

弟 李九功其敘叅定

口鐸日抄小引

泰西諸先生之航海而東也。涉程九萬。歷歲三秋。比入東土。而尺絲半粟。毫無所求于。人。獨鐸音遠播。其所醒覺而提命之者。不一而足。嗟夫。是豈炫學問而博聲稱者哉。蓋亦以造物主之真傳。晦蝕已久。而二氏之曲說。浸淫方深。馮生總總。都在洪波浩淼之中。覓一片板。一隻筏。而不可得。故

熱腸不禁。欲爲人世作津梁耳。標不敏。戊辰秋杪。始得就艾盧二先生。執經問道。顧質性魯鈍。未能頓了。卽間有所得。亦如稷稷松風。滌煩襟於半晌。不踰時而過耳。卽空者矣。夫田父之得燕石也。尚什襲藏之。欽爲至寶。矧崑山之壁。種種見前。乃入寶山而空手回。何能不爲田父所笑。庚午以返。其親炙二先生者。多無曠時。或在同堂。

或在燕處。或爲師言之。詔我。或爲朋儕之
起予。爰筆所紀。不覺成帙。總之余輩如駘
驚策之始前。先生若洪鐘。叩之卽響。茲鐸
音具在。真足令愚者醒。頑者馴。智者見智。
而仁者見仁。小子何心。其敢私爲帳中之
秘也乎。謹揭而傳之。以昭同好。若夫搦管
摘詞。亦僅取通明曉暢。固不問其文之工
拙也。

崇禎四年重光協洽之歲日在角福唐後
學其香氏李九標薰沐拜手題



口鐸曰抄敘

口鐸者何、艾靈二先生、傳播聖教、竟
卅之洪音也、曰抄者何、吾友李其香
氏、嘗侍式先生側、錄之以惠同好者
也、二先生遠自絕徼、浮海九萬、三易
寒暑、而至中華、惓惓以忠慕天主、并
患人而己、第晉務、斯其淵源之正、願

力之宏、心思之苦、有未易明言者。世
心拘於舊習、溺於穢樂、曾不能開拓
心胸、馳域外超曠之觀。思此生之所
自來、與所自往、甚且認仇作主。岐適
輒趨、翼 二 以死而卒不悟。是固先生
所大痛也。間有波都心、生舉緇衣之
好、殷 二 造請者、亦繁有焉。然未繹思

乎永報。朱責望乎目前。不于萬有之
上。認至尊至靈之主宰。第於牙慧之
後。襲太極理氣之膏譚。不以生死大
事。蚤覓究竟之根宗。徒以异心異書。
取快。弋時之耳目。是阿異買櫝而還
其珠。自負此一見之奇緣也哉。大抵
三代而後。孝者多以辭章。希務科名。

爲業。又有一切下孝之法。設爲方便。
梯航積久。認真錮心思力。故于心性
以上。生前死後之大關。存焉不論。
焉不詳者。并及有一二超曠之士。欲
尋究死生之故。而有所未安。乃二氏
之流。復創其虛誕不經之說。搗其虛
而中之。如飢人思粱肉而不可得。黠

者授以甘餌而投其鴆毒。反甘之而不
覺也。悲夫。悲夫。若諸先生之教。研
理必究其原。察物必精其本。脩治必
要其實。諸如舌頭假悟。捧喝歸機。舉
失言。妙門之幻境。皆鄙絕。以為不
足譚。且其學問淵涵。宏廣無量。即極
穎慧者。未易窺其底裏。間或隨心叩

觸偶寫露詮。而當機片語。莫不妙啟。
局鑰。澈心髓。正如喝人得樾。渴驥
逢泉。爽快之裏。得未曾有。獨愧吾黨
未能廣鑒斯義。迥標特解。希啟余助
我之資。所冀蔡先生之響。更抽繹於
無盡者。不無望於高明諸君子也。諸
君子試思吾黨中。治鉛槧。應制科。式

旦需燕龍變。或標旂常。銘鼎呂。或廣
第宅。飾輿馬。赫二焉誇矜其梓里。榮
寵其宗祔者。足弔吾生一大究竟乎。
抑靈神本鄉。夏自有莊。而斯世孺榮
微福。直轉瞬浮雲。無堪久戀者乎。此
關勘破。剔凡種二悲愉得色。勝負短
長。舉無足較。而胸中久炭。卅境戈矛。

一齊放下。而後妙義滿前。始肯引伸
不禁者矣。酌滴水而想泉源。焚星火
而傳衆炬。此之性。炎曰啟。先生之口
鐸曰宣。其香行且華。不停毫。時無暇
晷。將來之秘笈瓊函。其未肯止也。獨
非吾黨一大快事歟。金玉洪音。請自
今日始矣。雖然。先生之鐸者口也。其

所以鐸者非口也。其香之可得而述者。先生之口鐸也。其不可得而述者。先生之身鐸也。口鐸存乎其香之日抄。身也之鐸存乎吾儕之日省。以吾儕之身也。仰參先生之型範。是卽勒珉摹本。兩相印合於無盡者也。此際之通功。其香更肯以益我乎。

余羨其香之苦心慕其香之慧力竊
不勝莫助之志而深愧余之不逮也
故忘其鄙拙而潛系之序

林式雋用顓甫題



口鐸日抄序

聽笑談不知倦。聞正言則惟恐臥。十
九然乎。乍聞正言而動。退輒忘焉。十
七然乎。有聞必繹。繹而得。蘄與人同。
如是十可二三乎。心得之。口未必能
言之。口言之。手未必能錄之。問何以
爲。爲孌故。爲忙故。爲拙故。夫亦人耳。

人一奮雖嬾必強也。人一恬雖忙必閒也。人一想雖拙必無不通也。悠悠忽忽而曰嬾曰忙曰拙誰授爾此三疾耶。人原無疾而故自生疾。又或託疾。況為世俗事。嬾亦行。忙亦逐。拙亦營。而曾不得片刻之強。之間之通徹。以從事我生之大根原。與夫我生之。

大究竟。嗚呼。是可謂終身不靈者矣。
子思子勅人戒恐。直嚴湏臾。曾氏曰。
省戰兢。至死而後知免。是豈區區爲
世緣作計哉。千百年來。普世徭徭。其
無如得西方先生提鐸而振焉。人始
知有大根原。大究竟焉。但於所云三
疾者。未見其有瘳也。即余侍諸先生。

視閩中諸君子不後、亦且自謂能信
不殆、曾何所得詮述一二言乎、乃今
而始得吾勝友李其香、聞艾靈二先
生口鐸、而日抄之也、其香一日聞道、
遂靜脩三山堂、思辨一年、等功名于
浮雲、視舉子業如弁髦、而且理日益
明、才日益邁、歸而誘化數百人、交相

磨厲其德與日俱新又期追隨二先生周旋不暫舍其抄未有已也余雖亦孺亦忙亦拙感其香亦稍知勉矣

溫陵張賡識





口鐸日抄凡例

一是集始于庚午之春、歷年所紀、中更係以月日者、竊效編年紀事之例、

一集中隨問開明、因機誘誨、咸足裨益性靈、充拓學問、雖無連章累牘之詳、悉皆玉屑金霏之妙、
一集中或談道、或析理、或旁參度數、爲逐月劄記、故不便別類分編、

一是集所記、年不數月、月不數日、日不數時、大抵先生逢人數宣、而所記之候則寡、先生發論明

盡而所記之語未詳。則繇親炙有疎密之殊。與筆性有敏鈍之異。

一凡大瞻禮日。先生論道中堂。妙義廣博。爲難于憶錄。故茲不盡載。

一辛未以後。諸友多有分錄。郵筒所寄。彙載成書。雖有芟釐。非同勦說。

一集中大旨所在。畧加圈點。俾讀者易識指歸。至中間論議剖析。則各隨賞鑒。未敢標炫。

一集中答述。凡顯載姓字者。悉皆同道諸友。其尚

未奉教者則不僭書

一各卷目錄一目只該一則亦有一目而該數則者茲凡二則以上并分註目下以便詳覽





口鐸日抄總目

第一卷

自崇禎三年正月

至四年二月

共載二十九日

錄七十一則

第二卷

自崇禎四年四月

至十一月

共載二十七日

錄六十八則

第三卷

自崇禎四年閏十一月

至五年七月

共載三十三日

錄六十三則

第四卷

自崇禎六年二月

至九月

共載二十七日

錄五十四則

第五卷

嗣刻

自崇禎六年十月

至七年六月

共載二十日

錄六十二則

第六卷

嗣刻

自崇禎七年七月

至九年八月

共載二十六日

錄六十九則

第七卷

嗣刻

自崇禎十年正月

至九月

共載三十二日

錄五十七則

第八卷

嗣刻

自崇禎十一年八月

至十三年五月

共載二十日

錄六十則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一

論人藉友以明過

見一
張

論書宜熟玩

見一
張

論大信而毋少疑

見一
張

論子之予奪恭聽

主命
見二
張

論聖本篤克慾之功

見二
張

喻從教毋待

見三
張

答晷刻隨方不同而星家無據

見三
張

論述張子異蹟

見四
張

論晝夜長短隨地不同

見五張

述張子幼聰

見六張

誌天地儀諸圈名

見六張

論日有二行

見七張

論地如員球

見七張

論輿圖度數定南北易東西難

見八張

論堪輿之妄

見八張凡四則

答書宜廣譯

見十張

論功之首莫大爲天主而負已之十字架

見十張

答善終之義

見十
一張

戒世途

見十
一張

答人性皆可爲善而有爲不善之繇

見十
一張

勉立功

見十
二張

喻治家如止渴

見十
二張

答 天主爲萬物主不以目不見謂無

見十
二張

述 聖像靈蹟

見十
三張

論處橫逆各有其道

見十
三張

論釋道功果之妄

見十
三張

論凡事未能憑心而行

見十四張

答降生救贖

見十四張
凡三則

答堪輿陽居亦不足信

見十六張
六張

論地獄天堂圖像併善惡岐分之圖

見十六張
凡五則

答地獄靈魂有時出

見十八張
凡二則

論天主不棄惡人人當仰體

見十張
九張

論爲善不圖人知須防傲念

見二十張
凡二則

論天主生人應有富貴貧賤之殊

見二十張

戒慎言

見二十張

論熱心

見二十
二張

論吾

主受難期近當痛自刻責

見二十
二張

論字音多寡之殊

見二十
三張

論惡人悔悟倍受

主憐

見二十
三張

論心圖一十八幅

見二十四張
凡二十九則

答求名

見二十
八張

口鑑目抄

卷之一

三



口鐸日抄卷之一

思及艾先生

泰西

口鐸

盤石盧先生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溫陵張 廣明臯

訂正

清漳嚴贊化思叅

晉安陳克寬孔熙

較閱

同邑林一僑用籲

弟 李九功其敘叅定

崇禎三年庚午余違艾盧二先生斗柄一周矣春正月晦日以試事抵郡入晉謁時滌罪甫畢適與劉良弼對語艾先生謂余曰子何言乎人有過不自知須藉友以發明之如子有眼具見人面也而不能自見其面若人則能見子面矣

先生謂良弼曰向所請書亦時熟玩否對曰方珍其書而不忍讀也先生曰何爲曰恐汚書耳先生曰書汚而人潔矣譬之幌巾焉巾汚而身潔矣

有頃余述客歲致病之繇與顓祈大主始蒙祐

而終不然之故。先生曰：昔耶穌講道山中，宗徒航海先歸，忽颶風大作，船將沉。耶穌涉海往救之。宗徒伯鐸祿者，望見曰：吾主乎，吾將往從焉。耶穌曰：來。伯鐸祿遂躍入水中，其足不沉。徐見波濤噴湧，心忽生疑，遂溺。耶穌絜其手拯之曰：子何信之淺哉？是之謂大信，不沉少疑，卽溺。吾子得無類是乎？

先生問曰：子見林用籲乎？對曰：用籲近有子喪，憂鬱殊甚。先生曰：昔聖若白有數子，不踰時俱喪，諸

不聞道之人，遂有以此而訾聖教者。若白不爲動。
曰：子原大主所賜一憑，大主所收，吾惟恭聽。
主命而已。後若白連舉七子，富貴倍于前，近閱用
籲解惑一書，具見識力，用籲旣著書以解人之惑，
尙其以若白之言自慰乎。

二月六日，瞻禮甫畢，艾先生謂衆曰：今日聖本篤升
天日也。本篤年方壯時，潛修山中，一日慾念忽熾，
苦不能禁，遂赤身入叢棘中，展轉受刺，至遍體流
血。慾念乃止。夫身猶驢馬也，靈魂其主人也。主人

之御驢馬。委其轡焉。一任其所之。勢必有顛躓之患矣。惟控扼之。鞭策之。而驢馬始騁乎康莊之途。曾何顛躓之與有。

十有二日、文學薛某者、久慕聖教、特因循而未勇決也。日正中入謁、艾先生諄諄誘勸者不一而足、文學遽問曰、某某亦已從教否、先生曰、有人於此、飢而待餽、必俟衆來始食、斯亦一道也、然俟久不至、則必先食、如必強待不至者而後食、恐終有不得食者矣、其飢寧有已時乎。

十八日將午二先生步于庭視壁間所畫羅瑪地圖

艾先生謂余曰羅瑪斯時尙未行彌撒

祭名詳見本論

余

愕然曰時有不同乎先生曰有。余問故先生曰日

輪所照各有先後故耳。蓋地如圓球四面皆人所

居日輪照之每東西三十度而隔一時今四方之

人各以所居之子午線爲午時則離此東三十度

者已爲未離此而西三十度者尙爲已也羅瑪去

中邦百餘度而遙算此時尙爲寅故知其彌撒未

行耳。余曰信如師言推之敝邦諸省卽緬甸之去

吾聞已二十度。今此方午初。而緬甸不尙爲已乎。
先生曰。然。余曰。夫星家之擇日推命也。以爲普天
之下。同此時耳。今卽王會之內。便已不同。若此。彼
星家安所憑以定吉凶乎。先生曰。吾固謂其不足
信也。而世顧惑之何哉。

三月十一日。余復至堂。得一帙曰。彌克兒遺斑。讀之。
知爲溫陵張見伯作也。見伯名識聖。名彌克爾。乃
張令公賡之子。自述其在杭時。病困。籲祈大主。
忽于床帷有光一道。逶現二十一字。曰。憤勘。曰。解。

虐曰德鄰曰白鄉曰聽簡曰健盟曰百繫亦脫曰
三年當受予且自釋其義具載篇中余讀而異之
因請其詳艾先生曰是張子十七歲時事也張子
雖妙齡乎而脩道之心忻勤真摯皆高人一等故
其收功倍速而靈蹟倍奇余曰張子在乎先生曰
去世矣庶乎升天矣曰升天何期乎先生曰卽現
字之後三年也昔張子現字時吾方在杭張子至
堂備述前事其所云三年將受予者意大主將
增其慧力吾已默定爲去世升天之期矣果于三

年後是月是日是時親見。天主耶穌覺初尚呵責有聖瑪竇及利瑪竇者、旁爲轉祈方許登化光天焉。斯蓋絕而暫蘇時、備告其父若舅者、且臨終作書、別教會諸友、道此行望得安息之所、不必以去人世爲憂戚云。余聞而悚然者久之。夫張子以如許功行、尙微干主怒、獲祈乃免。而況其下者乎。日監在茲、可畏哉。

十有三日、將夕、余偕王子薦侍先生、偶談勤學惜時、與晝夜長短之說。艾先生曰、盧先生在歐邏巴之

北有時晝極短而夜極長。余訝而未得其解。先生曰。子毋異也。尚有極北之地。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者。余益訝之。先生笑曰。昔者徐子嘗聞斯說。深求而不得。吾取簡平儀示之。始了然而去。余請其畧。先生曰。斯地正居北極之下。自春分至秋分。日地上環繞。皆照見北極下之地。故此半年常晝而不夜。自秋分至春分。日地下環繞。皆不及北極下之地。故此半年常夜而不晝。若在南極之下。則反是。今子中邦所載。有日初出蒸羊脾。未熟而日已

入者大都皆極北之地也。余聞而嗒然若喪。退思輿圖所畫、微識其解、夫拘儒以目所不見、謂無也、孰知以理測之、固鑿鑿可按若斯者乎。

居有間、衆談張彌克之事、子薦問曰、張令公尙有幾兒乎、艾先生曰、令公共有六男、彌克其三也、今其四者亦升天矣、四男名就、聖名悌尼削、其在杭進教時、纔五歲也、幼而穎異、不讓厥兄、至若虔恭恪守、有老成人所不如者、楊京兆淇園極憐愛之、一日于聖堂前、京兆問曰、天主誰生乎、曰、聖

母聖母誰生乎。曰。天主。衆咸服其警敏。今偕其兄可得天上國。張令公方謂亡兒而得兒也。

十四日、陳孔熙至堂、余述昨晝夜長短之說、適艾先生出、余復按地圖以質、先生曰、未足也、遂出天地儀示余、且縷縷言之、余質性魯鈍、倉卒未能了了、先生曰、是烏可一蹴至乎、姑先誌儀圈諸名、可漸而學矣、按天地儀、架上一周者、爲地平圈、以分上下、與南北極直者、爲子午圈、以分東西、中半截、爲赤道、晝夜平圈、以分南北、赤道上、爲晝長圈、赤道

下爲晝短圈、晝長圈上爲北極圈、晝短圈下爲南極圈、與赤道斜交、半向北、而上接晝長圈、半向南、而下接晝短圈者、爲黃道圈、是卽日所經行處也。其與赤道圈相交、過二分者、一爲二分圈、一爲二至圈、此其大畧也。若夫推驗運行之法、尙藉師資耳。

有頃、盧先生出、見余手執天地儀、盧先生笑曰、天地在手矣。余復就教、先生曰、日有二行、有本天自行者、有宗動天帶而行者、其自行者、自西徂東行。

常遲。一日一度。一歲一周天者是也。其爲宗動天帶而行者。自東徂西。行常速。周天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周天者是也。夫人知日自東出耳。不知日之自行。則從西出。先儒所謂蟻行磨上者。近之。

十五日。盧先生徐步外堂。熟視地圖。余問先生曰。夫地圖諸體不一。意必有平面者。有半球者。有半面者。而圓球之象始備。先生曰。是未若製就圓形者。更爲易觀耳。于時出水地球一枚。大僅盈握。其所畫與圖無異。但具圓形。則所云四面皆人所居。足

底相向者一視而瞭然矣。先生又取天地儀參對。顧謂余曰。天道常動。而地道常靜。今試取地球以象地。天儀以象天。考北極之高下。稽太陽之子午。而東西相距度數之遙。時辰之早晚。因之矣。回思艾先生所云。斯邦爲午。而大西尙爲寅者。觀斯球而益信。

盧先生復取圓球與輿圖較。覺東西度數微有未合。先生曰。大地之上。諸邦相錯。定南北易。而東西難。余問故。先生曰。定南北者。惟測南北極出地幾。

何度則地勢之高下。纖毫不爽也。而定東西者。必俟之月。蝕之日。某邦某時蝕。某邦則某時蝕。或日蝕之日。某邦蝕幾分。某邦則蝕幾分。某邦蝕。某邦則不蝕。會而推之。而地勢相距之遠近。始可定耳。余思大地廣矣。非測天文以列地勢。則高下遠邇之數。孰從而辨之乎。

十六日。余侍先生。偶及堪輿之說。艾先生曰。人之生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手足能持行。而不能底其子孫。或富且貴。豈旣死之後。目不能視。耳不能

聽口不能言。手足不能持行。而能庇子孫以富貴。豈不惑哉。且既朽之骨。并其耳目口鼻手足。而無之。而謂于數十里之遙。數百年之遠。呼吸可通。禍福不爽。則又惑之甚者也。

又曰。今堪輿家談風水。必言山從何來。從何去。于何卓越。于何結聚。沙水如何滙合。如何環抱。然在江南多山之處。猶得謬張其說。吾嘗過齊魯汴洛之地。平空一望。曠埜千里。而人之葬其先者。有何來龍沙水。可辨吉凶。而衰旺興替。種種不同。則何

以說也。

又曰、人之擇吉地、不過爲獲福計耳。乃有過信風水之說、至忿爭鬪訟、連年不解、有骨肉未入土、而家已零落衰替者、是求福而反得禍也。人顧惑之不已、何哉。

又曰、聞中邦昔有達官、惑堪輿之術、求吉地、累年不得。一日于山中、遇一老農、問曰、官人在此胡爲乎、達者具告以故。老農曰、余今年八十餘矣、多見戴紗帽來尋墳、未見其後、卽有戴紗帽來拜墳者。

達者聞言、廢然而返。又紹興一孝廉、擇地葬其親、自負必得狀頭、卽堪輿家觀者、無不以狀頭期之。孝廉益自負、比入省試、首塲以誤字貼出、大失所望、竟抑鬱而死。夫過惑于風水之說、究以性命殉之。夫人之愚、一至此哉。

十有九日、諸友請于艾先生曰、願聖教諸書、多譯廣刻、庶闢邪崇正、易爲力耳。先生曰、然是猶藥肆焉。諸品咸備、始可隨其病而療之。

廿一日、尋獲十字聖架日也。艾先生詰余曰、報効吾

主以何者爲首功。余對曰。熟觀諸書。孜孜接人耳。先生曰。是非功之首也。余曰。首功云何。先生曰。未有大於爲。天主而負已之十字架者。昔耶穌之語宗徒。亦惟曰。爾其日日負已之十字架以從我。未及于接人也。夫十字架。有有形者。有無形者。子自入道以來。業已尋得十字架矣。子宜負焉。如不願負而拖之。則更重矣。蓋指克己忍耐絕慾諸德也。余唯唯承教。徐又曰。卽負十字架。亦有兩等。有強負者。有欣負者。而欣負之功更大矣。

二十二日諸友欲立善終會請諸艾先生先生曰是不可不知其義也夫善終者豈其獲享壽考老死牖下之謂哉必也靈魂求息止安所焉今人之生命脩短遲速惟主所操吾不知終之何期也然不可不求其善須有備焉而後可以無患矣故善其死者必先求善其生善其生者斯可以善其死者也吾子識之

二十三日艾先生設席招林志伊劉良弼及余有頃篝燈而羣蠓集焉先生曰夫蠓見火光而悅之不

知適以喪其軀。夫世路之爲光也多矣。吾懼其喪子軀也。子勿悅而避之可耳。

時海寇就撫。聞復掠海上。良弼曰。彼惡性素成。不可移也。先生曰。不然。人之爲惡也。如以歸之性。則惡人爲無罪矣。譬之火焉。火有燎原之勢。而火無罪者。以火之性然也。天主至善。豈有賦人惡性。

之理。縱原罪未除。

詳見本論

皆可以爲善。特氣稟微有。

剛柔純駁之殊耳。至于善惡之大分者。習使然也。

雖然。惡人之良心。原自不滅。如肯猛醒回頭。其爲。

功也更倍于善人。譬之二馬並驅。其一調良閑習。御之者不用鞭策。而自適康莊之途。其一蹄嚙不可制。不善騎者。必有顛躓之患。如能控御之。喻勒之。則亦可馳驟而追及乎良馬。斯其力倍而功多矣。西方有黑人國者。素無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近有會士敷教其地。遂稍稍知義理而別人倫。是亦性可爲善之一証已。

先生問志伊曰。近亦勉勵立功乎。志伊遜謝。若不敢任。先生曰。人之處世也。如水中舟。遡流難從下。

易須勉爲其難者。如不猛力爭上。勢必趨于下流矣。

秋九月、廿有二日、艾先生賁余鄉、謝文學邀款、偶述其總理家計、勞瘁不足之狀、先生曰、昔有道行而渴者、迎流飲之、非必盡障江流以充已腹也、不過數勺已耳、留其餘以俟來者、今君之治家也、庶幾聊以止渴耳、安能盡後人而謀之乎、

晦日、韓文學問道于先生、曰、天主之爲萬物主也、孰從而見之、先生曰、心之爲百骸主也、又孰從而

見之而百骸莫不聽其使令。不以目之所不見謂無也。矧爲天地萬物之 大主者乎。

冬十月三日、劉總戎過訪、時瞻拜 聖像、因問曰、似

乎、先生曰、此似矣、然更有真者、昔 耶穌在世時、

有國王仰其聖德、欲見無繇、密遣畫工圖其像、畫

王一見 耶穌神光遍射、不能注目。 耶穌知之、

因取帕蒙其面、而 聖容已宛在帕中矣、此帕至

今尚存、吾未航海時、曾親見之、鬚眉畢具、恍恍如

生也。

亭午先生出訪客。余偕翁允鑑陪行。先生曰。昔有三人同行者。道遇橫逆。一人笑。一人喜。一人哭。其笑者。笑其無禮于我也。喜者。喜增吾之功德也。哭者。則不見有我。哭其自陷于罪也。之三人者。俱得處橫逆之法。然而哭者摯矣。

比歸途。見有揚幡于道者。先生問曰。之何爲乎。允鑑曰。爲亡者建功耳。先生笑曰。生前無功。而待後人建之。譬之夜行者。前途無燭。有人持燭而遠在後。其何能濟哉。

初五日先生復訪客過謝文學齋頭先生敷宣聖教不一而足文學唯唯曰余于諸事總憑心而行耳先生詰曰君聞聖教亦心服否文學曰然先生曰君既心服聖教而未肯勇決以從烏在其憑心而行也文學瞿然曰先生教我矣

十一月朔日艾先生回三山兩閱旬矣余復自家抵謁問于先生曰教中事理廣大淵深有愈析而愈無窮者卽如降生救贖此莫大道理也向承師訓若無可疑矣近與其敘質疑送難復覺有未安者

非師其誰啓之。先生曰。云何。余曰。天主降生。爲

萬民贖罪是已。敢問所贖之罪爲何罪耶。如世人

所造罪惡。吾主盡贖之。則諸惡人皆可免地獄

之苦。吾主至公。諒不如是也。先生曰。吾主之

爲萬民贖罪也。乃捐一身爲萬民贖罪之價也。價

在茲。必有取是價者。始得沾救贖之恩。今之七撒

格勒孟多。詳見教要正所以取之之路也。若無是七之

一。吾主縱欲加恩而已。不取其負。吾主也多

矣。地獄之永苦。且加甚焉。譬如有一良醫于此。憫世

之沉痾。多方苦勞。積至貴至妙之藥。以廣施萬民。
效可立見。然必人哀籲求之。始可回生起死。如彼
情者疑者。勢將立斃。是非良醫之用情不摯也。吾
不思所以取之也。

余曰。吾師之教。誠不易之論。然此可爲降生後之
人言。若未降生前之人。當若何。先生曰。吾主降

生。雖在一千六百三十年之前。然當原祖獲罪之

始。

詳見龐子遺詮

其降生之意。早已明示于人。如救贖之。

價。雖未散布人間而已。早備之矣。故自亞黨厄娃

而下代代傳吾。主降贖之意。凡發愛望之心者。俱可沾吾。主大恩。此靈薄諸信者。所以得偕吾。

主同升也。

詳見本論

余曰。古今萬民。必有信望愛三德。始沾吾。主救

贖之恩。若彼孩童無知而死者。將何處蒙恩耶。先生曰。吾主未降生之前。凡孩童八日。必奉獻

天主。行禮而命名焉。卽吾主降生第八日。亦遵

依古禮。奉獻于天主。罷德肋。斯卽蒙恩之路也。

若已降生後。定爲領洗之禮。洗滌原罪。其蒙恩又

不待言矣。總之古今萬民其升天有路者不專靠
自己功德全賴吾主救贖之恩。古聖有云吾

主降生之恩更大于化成天地者。正謂此也。

初五日林子震出自內堂余迎問曰先生何爲答曰
著闢地輿一書耳余曰地輿之不足信也亦旣聞
命矣然特論陰穴未至于陽居也今有一二名區
科第輩出外此則寥寥若晨星意風水所鍾亦或
有然者子曷爲我質之子震曰諾有頃謂余曰向
以子言問艾先生先生曰聞閩省科名宋末明初

延建邵汀爲盛。今則漸歸泉漳矣。夫延建諸山川。非有變于昔也。而泉漳亦非有增于今也。顧彼盛而此衰。此興而彼替。推之天下。莫不皆然。則所云風水又安在耶。

越四年辛未春正月二十九日。余試于郡。時艾先生有樵川之行。獨盧先生在。余問先生曰。聞吾師有審判圖。可得請而繪乎。先生曰。無有也。別有圖數幅。爲子陳之。

則見有一像。坐烈焰中。蓬頭裸袒。口張如箕。兩魔

挾之旁有二小像亦倒烈焰中似有展轉不能堪之狀先生曰此地獄之靈魂也張口者其叫呼之狀耳

次見一像合掌當胸兩淚下垂有火環繞之而不受魔苦先生曰此煉獄之靈魂也合掌者順受

主命耳

次見一像冠服咸具兩目上視兩手當胸而和悅之色可掬先生曰此天堂之靈魂也目上視而合掌者愛慕天主耳

余曰、觀止乎、先生曰、未也、復出一圖、見有少年人、
一天神介其側、一人貌美好、手持酒卮迎其前、前
有總路、階級可登、至中而兩岐焉、右一路、甚濶而
多花木、及路盡、則有人躡而顛、而魔鬼之在下者、
伸手接之、俾偕烈焰中、左一路、則甚窄而多荆榛、
及路盡、而雲霞環繞、衆天神在焉、余未解其義、先
生一一示之曰、少年者、童性未定之人也、介其側
者、護守天神也、迎其前者、魔鬼幻爲美悅之色、置
鳩毒于酒卮中、以誘之者也、總路者、人幼時善惡

未分之路也。右路則濶而易行。多花木而可喜。以譬世人見夫偽樂穢樂而耽之溺之。不勝暢快。究且與魔鬼爲徒也。左路則窄而難行。多荆棘而可畏。以譬脩士甘夫世苦世患而不怨不尤。不敢退轉。究且與天神爲伍也。余聞而悚然怖畏。噴然嘆想。退而自思曰。地獄如彼。其永苦也。煉獄如彼。其暫苦也。天堂之樂。非純脩之士。其誰登之。况夫一人之身。天神護之。魔鬼誘焉。善惡岐分之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二月二日、余問盧先生曰、人之靈魂、其死入地獄是已、然亦有現相人間者何、先生曰、是有兩說、具載書中、子未之考耳、一則魔鬼計較甚多、諸如建功設醮之類、其有幻現諸相者、皆魔鬼所變弄、以誘世人者也、一則地獄中靈魂、天主亦有時暫容其出現、以示靈魂不滅意耳、

余曰、地獄靈魂、業已備嘗、天主諸罰、既能出現、何不明告世人、力行正道、乃致淪胥及溺耶、先生曰、昔有富人、列鼎具食、乞人辣雜瑑者、行善而貧、

呼乞竟日。而富人不顧也。後辣雜瑑死。而富人繼死。辣雜瑑之魂。得依古聖所居。有大聖人主之。彼富人則已墮地獄矣。仰見辣雜瑑。遂呼大聖人曰。我爲獄火燔灼。病渴已甚。幸命辣雜瑑以一指點水。庶其救我渴乎。聖人曰。向者辣雜瑑呼爾。而爾不應。是爾樂而辣雜瑑苦。今辣雜瑑樂而爾苦。固其宜耳。富人曰。吾不知有今日。故至此。何不命死者復生。告我之兄弟子孫乎。聖人曰。經典所載。昭如日星。彼輩多見而不信。縱命人復生。告彼。彼仍

不信也。何以告爲。今天主聖教。其入中邦也。雖
僅數十年。而中邦孔子之訓。則已二千餘載矣。夫
能力行孔子之訓者。進而聖學。當必易易。然誦讀
孔子者。朝斯夕斯。未聞身體而力行之也。又何須
獄中之魂。出而爲被告也。

初五日。瞻禮甫畢。盧先生詔于衆曰。今日經中有云。
爾等祈求。毋徒爲愛我。及加恩我者。亦當爲薄我
及仇我之人求也。爾不觀天主罷德肋乎。天無

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照臨也。初不以善

人惡人而有異也。而且譬之田焉。有善人之田。有惡人之田。雨露滋之。善惡何擇焉。蓋天主愛善人。亦併愛惡人。其不卽加罰者。夫亦徐徐焉。冀有去惡返善之日耳。故子等祈求。亦當爲諸罪惡之人。庶幾返善有路。或不受天主之永罰也。是卽以天主之心爲心矣。

又曰。我等學道之人。凡諸善事。須闇然行之。若爲名心所動。昭昭章章示于人。則人或贊揚之。推重之。是已獲善報矣。身後何報焉。必也力行善事。不求

人知夫人不知者。天主已知之人世所未報者。天主必終報之。故今日經言有云。諸凡施捨者。右手施之。亦不使左手知之也。此之謂也。

又曰。傲爲百罪總名。心太勝。皆傲念也。此邦之人。大都犯此。姑無論他事。卽如持誦之時。亦有傲念。竄入者。蓋罪宗有七。皆爲明盜。獨傲爲暗盜。明盜易禦。暗盜難防。子其慎之。

初八日。姚秉俊聽講。邀余陪坐。盧先生曰。哀矜之行。最爲要德。彼貧人者。富人立功之地也。若世無貧。

人則富人欲立功而無從矣。余聞而有觸，因請于先生曰：昔有友嘗問余曰：天主生人，胡爲有富貴貧賤之殊乎？余應曰：大主之生萬物也，有高必有下，有平必有陂。如天地山澤之異位是也。故其生人也亦然。如必盡富而無貧，何名爲富？盡貴而無賤，何名爲貴？余當時謬應若此，未知有當否。先生首肯曰：子言良是。譬之人身焉，莫尊于目，而目司視，莫卑于手足，而手足司持行。如手足必欲如目之視，不願有持行之勞，則誰與司持行者？吾

知其勢不可也。如人必盡富貴而無貧賤，則誰與通功易事者？誰與服役代耕者？此在一家且不可。而況國與天下乎？且人之貧者，又未可怨尤。天主也。天主生人，自有日用之外糧，爲人之罪宗。不肯自克，乃有淫者、貪者、饕者、惰者，馴至于貧而不能自立。至不能自立，而乃咎造物。主之有偏也，豈不悖哉。

十一日，姚秉俊告歸。盧先生語之曰：昔有初學道人，欲入隱脩會，附舟而行，與舟中人語，出言輕脫，殊

無簡默慎重之意。適有會士同在舟中，亦不知其爲學道人也。比登岸偕行，始知之。旣入門，會長問斯人于道若何。會士答曰：不知，但見如旅舍耳。余請其解。先生曰：夫旅舍者，洞開門戶，初不擇人而恣其出入。以故多有盜竊之虞。若人家則必簡點關防之矣。今子之返也，尚其慎爾言焉。毋爲旅舍斯可已。

十二日，瞻禮畢，適天寒甚。盧先生謂衆曰：今日寒乎？衆曰：然。先生曰：以內心之熱，禦外身之寒，可矣。然

此非虛語也。人有諸內者必形諸外。如忿懣者氣必盈。愧怍者面必赤。子如有真切之熱心。未有不形現于外者也。

又曰。吾主受難之期將至矣。子等當深思其理。痛自刻責。未可悠悠泛泛。如平時也。譬諸人有愛子。多行不義。有司者治之。其父慮子罹厥刑也。以身代焉。雖備極鞭笞囹圄之苦。亦所不辭。何也。其愛子者摯也。然爲其子者。當父此景。必過自貶損。刻責有加。如仍鮮衣而美食焉。其爲不孝也。滋大。

矣。

居有頃、陳孔熙與衆友、參較西音、先生曰、中邦字多而音少、其音多同、太西字少而音多、其音多異、故太西雖奧衍之文、一人誦之、衆未有不解者、若中邦則必取而讀之、始盡其義、以字多混音故也、雖然、子等如知音少而字多、尙其多讀書而少出話、卽孔子不云乎、君子欲訥于言、

二十日、瞻禮甫畢、盧先生語余輩曰、子等知天主之尊嚴亦知天主之慈悲乎、今日萬日畧經載

吾主設譬有云、昔有富人、生二子、長者安其生業、時順父命、少者求析產以自異、父勉從之、因挾所有、蕩遊遠方、不數年、耗盡矣、不勝凍餒、乃入爲人奴、供豢豕之役、卽欲求豕食餘物、以充飢餒、而不得也、于是痛悔、逃歸、跪父前、哀訴曰、不肖子蕩父財、實無顏見父、今爲飢餒逃歸、不敢求爲父子、得爲父之廝養足矣、父憐且喜、因命人宰牲宴客、以爲樂事、其長者自外歸、聞之不懌、恚曰、吾日順父命、求一物會客而不可得、今不肖弟蕩歸、乃宰

牲爲樂乎。父出慰之曰。爾日在吾側。吾物卽爾物也。何分焉。爾弟蕩費于外。吾甚憐之。今日悔而知歸。吾安得不樂哉。吾主之意。以譬善惡之人。天主視之。皆子也。其惡者。受天主所賜諸恩。乃多行不義。奴于魔鬼。而靈竟無德。不勝餒焉。一旦痛悔來歸。謙卑求宥。尤吾主所憐。而倍愛之者也。予自入中邦。見夫初入教者。如自敘其生平無大過。不大獲罪于天主者。斯其用功也必不力。而蒙恩也亦不深。如有一向沉迷。翻然悔悟。自求赦宥。

之不暇者。則必猛力用工。以補從前之失。宜吾主之倍憐愛之也。

廿一日。余將辭歸。盧先生曰。今日其行乎。吾欲以心相贈耳。余不解。謂是寒暄語也。林子震曰。非也。先生有心圖。盍請觀焉。余喜而請之。圖共一十八幅。各繪一心像。而寓言則別。

其一。畫一心居中。衆人在下。各以兩手捧之。如奉獻狀。先生曰。凡人之入教也。須一心奉獻。天主。無論爲賢爲聖。都不外是斯圖也。其群聖賢共獻。

一。心之像乎。

其二。則畫一心。雖半墮網中。有二天神居上。復有三人者在下。一裸形。一持刀兵。有猙獰狀。一盛飾。有張大狀。先生曰。人只有一心。天神護之。而三仇誘之。之裸形者。肉軀也。持刀兵而猙獰者。邪魔也。盛飾而張大者。世俗也。半墮網中者。人日。羅三仇之網。畢世而不得脫也。嗟夫。人心若此。吾主之啓祐。又安能已乎。

其三。心有重門。如緊閉狀。吾主持門環叩之。且

側耳以聽。先生曰。人心錮閉深矣。非吾主其誰啓之。其側耳以聽者。觀吾之應與否也。若叩而不應。將奈何。

其四。則心之門已啓。但昏黑甚。吾主入其中。持炬照之。諸虫蛇蝦蟆之屬。種種畢見。先生曰。昏黑者。象心之穢而蒙也。虫蛇蝦蟆者。狀諸邪念也。既心知有吾主。則吾主必賜以寵光。照見諸邪。自今而後。有不安其所者矣。

其五。畫吾主持帚。將心中虫蛇蝦蟆諸物。一切

掃之。先生曰：斯止罪之赦也。人既知入教，則從前種種諸罪，吾主必赦免之，令其自新。

其六。吾主于心中作洒水狀。先生曰：是之謂領聖水洗之滌之，勿使污之。斯吾主意乎。

其七。吾主在心中五傷流血，有二天神扶一嬰孩以血濯之。先生曰：此受難救贖之義也。嬰孩者，人之靈兒耳。夫人雖入教，必藉吾主救贖之恩，濯靈兒而使之潔，升天庶有路乎。

其八。心漸有光明狀。吾主于中端坐，帷幔具設。

先生曰。夫人心既啓。又得吾主照之。掃之。灑之。濯之。自此心日淨瑩。而大主臨格之矣。

其九作吾主垂經示訓狀。先生曰。欲人明理耳。理道無窮。須講解經書以通之。

其十畫心作四域。一死候。一審判。一地獄。一天堂。先生曰。此四末也。人心而常念四末。則必倍恐懼。脩省。善日以增。而過日以寡。

其十一作吾主負十字架像。諸受難之具。種種

咸在。先生曰。吾主之受難。原爲吾人。人當思。

大主莫大之恩亦負已之十字架以從勿徂安樂
勿避窘難其可耳

其十二則環心皆花吾主於心中復加種焉先
生曰此花名玫瑰美德之喻也人既明理又常念
四末常負已之十字架則諸德咸備故吾主亦
賦以聖寵德且日盛

其十三天神于四傍作樂吾主心中爲之按節
先生曰工夫至此漸臻樂境矣

其十四吾主于心中作樂天神四傍長歌和之

先生曰至此又加暢矣。

其十五有狂風怒濤之象而吾主在中心晏然酣睡先生曰世途盡風波也人心既有樂境將舉世群震撼之固不能撓吾寧也。

其十六畫吾主彎弓射火箭于心狀先生曰人當德行純全則愈愛慕天上之事樂與吾主相從而頓發熱心焉。

其十七則心中有火蓬勃上炎先生曰至此則心

愈熱矣。

其十八則心中及四傍遍畫掌樹而吾主儼然
居上先生曰太西有掌樹壓之則愈伸故戰勝者
必執以表功取克敵之象也人心而至此業已戰
勝三仇得吾主爲依歸非天上國何以有此然
此其大畧耳若欲細繹之雖更僕未易竟也

廿二日謝仲升就試于郡晉謁盧先生偶談功名之
事仲升曰諸以功名祈大主者吾主多未之
許也先生曰子求功耳不必求名功成而名至矣

金日抄卷之一終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二

論欲與要之異

見一
張

答聖架異蹟

見二
張

論人有所繫未能領受

主恩
見二張
凡二則

論天主愛人人宜相愛

見三
張

答太西有萬年不易之曆且不置閏

見三
張

述不娶妾

見四
張

論譯經異蹟

見五
張

論天主之教有三

見五
張

論調心如調琴

見六張

論遠鏡寓意

見六張

論時機不可失其圖有十

見六張凡一十一則

論功從勞積

見九張

答性體非故須克其偏

見十張

答克己工夫須克之又克

見十張

答人犯主命故兩賜不時

見十張凡二則

論天主初生地獄之意

見十張

論五大洲之人皆

天主所主
見十張

答諸天本動各有遲速

見十二張

論星圖

見十三張

答事神失真

見十三張

答元行只有四

見十四張

答風所從來

見十五張

答地震

見十五張

論天主示罰宜加脩省

見十六張

答奉教之人終有依歸

見十六張

答星不能墜地并解流星之疑

見十六張

答吉凶皆人自致無關星度

見十七張
凡三則

論 天主生物南北不同

見十八張

論鬼火似是而非

見十九張
凡二則

答人壽脩短不繇前生功罪

見二十張

論聖號祛魔而魔迺先識

見二十張

答 天主降世未嘗離天并及救贖慈旨

見二十張
凡一

則二

答靈魂之賦男女有遲速之殊

見二十三張

答靈魂爲神體且百歲不衰

見二十三張
凡三則

答月行月一周天而有諸月大小之異

見二十四張

答

天主慈憫聽人自新

見二十五張凡二則

答富貴貧賤之殊大要之三

見二十六張

答釋氏悖本罪重餘無足觀

見二十七張

論宅第美好而非久居

見二十七張

答娶妾枉道毋得藉口孝名

見二十八張

答世福甚微善惡可共

見二十九張

論守身如守城

見二十九張

論過貴自知尤貴自認

見三十張

目錄
卷之二
答始孩能言皆繇魔鬼而無輪迴之事

見三十張
凡二則

答釋玄二家總非正路

見三十
一張

答金星迴環向日中有小球

見三十
二張

答月天亦有小球驗之月蝕

見三十
二張

論守貞之方在念死候

見三十
三張

口鐸口抄卷之二

思及艾先生

泰西

口鐸

盤石盧先生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溫陵張 賡明臯

訂正

清漳嚴贊化思叅

翁鶴齡允鑑

同邑

較閱

林雲卿鳴見

弟 李九功其敘叅補

夏四月朔日艾先生回自樵川已閱月矣余至三山
入謁而二先生具在盧先生徐問曰翁允鑑求領
聖水亦心切否對曰然艾先生曰未也斯只可言
欲而未可言要余曰欲與要有異乎先生曰欲奉
教者徒興慕道之心間有顧慮而未肯勇決耳若
要則必猛力奮斷雖有他慮不遑顧也今彼地獄
之人豈無欲奉教爲善之一念惟其因循不斷致
墮永罰吾方懼允鑑之止于欲也尚其有進焉斯
可已

初三日尋獲十字聖架日也。陳汝調問盧先生曰。聞十字聖架。太西諸國各取而分之。珍爲至寶。未知然否。先生曰。然。夫十字架者。初直刑具耳。一經吾主受難。救贖我衆。遂無不尊之崇之。愛之慕之。且有加之冕旒之上者。以故太西諸國。將尋到之聖架。各各分之。珍爲至寶。至今羅瑪一分。屢爲人剖分。而並不加小。所以然者。蓋大主不辜人意。欲使人人盡滿願也。設漸削而漸小。後之人將何望焉。

初四日其敘隨至三山携翁允鑑候二先生書艾先生展視未竟似有咨嗟嘆惜之聲因謂余曰讀允鑑諸書具見苦情惜有所繫未能卽脫也譬之大鳥焉欲展翅高飛適有線繫其足線不去則飛不高矣。

又曰敝國有一言甚有可味曰所求不如領受余曰求之切卽可受矣曷云不如乎先生曰大主之愛人無已也尚有不求而予者豈有求而不予由人之誠求雖切自有隔碍而未能領受耳譬之

溺者焉。哀呼求救。人憐而手援之。然必其人伸手相接。始可遂拯拔之力。否則呼救雖殷。承受無自。竟至淪胥及溺耳。故曰。祈求不如領受也。

初六日。瞻禮甫畢。盧先生謂衆曰。今日經中載宗徒聖若望者。年九十餘時。諸弟子每遇瞻禮日。必扶至中堂談道。若望無多言。但曰相愛耳。數次皆然。群弟子請益。若望曰。子易斯言乎。斯固終身行之而不盡者也。人若能盡斯言。則功成而天國近矣。夫聖若望之意。以人之愛天主也。尤宜盡心于

愛人。如不愛人。必其非愛。天主者也。何也。吾主之降生。受難也。原爲愛人。如我遇人而不加愛焉。是不以天主之心爲心。尚得爲愛。天主者乎。

日將午。余侍艾先生。閱曆法一書。余曰。敝邦之治曆也。以四時成歲。其有推筭不盡者。則積而爲閏。聞太西有萬年不易之曆。且不置閏。其說可得而聞乎。先生曰。治曆有二。一從太陽筭。一從太陰筭。太陽筭者。以日之躔度爲準。自冬至至明年冬至。

一歲一周天者是也。太陰筭者。則以月之晦朔爲準。月之晦朔。不無先後遲速之差。故雖十二月合太陽周天之數。尚不滿十。有一日。不得不積其餘者。更爲置閏。此中邦之曆。一年一換。未免有推筭之煩耳。若太西則從太陽筭。太陽之躔度。歲歲無差。故總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定爲一年。但日之周天。尚有一百六十五日零四分之三。其四分之三。約有三時。則積四年而閏一日。大都遇申子辰之年。則有一日之閏。他年則無之。此所以有一定之

曆得以萬年不換者也。

徐及不娶妾一歎。余告先生曰。敝邦只此一事。疑議滋多。近林用顓歲校得首。諸友之稱賀者。多以娶妾爲言。而用顓弗顓也。先生曰。非直用顓也。昔僉憲王公登壬戌第時。尚未有子。諸賀客以公旣貴。宜置媵侍。多方從臾之。公不聽。且貽書其家人曰。今日登第。皆天主之賜。敢以天主所賜者。而反獲罪于天主乎。觀公斯言。具見欽崇之摯。是皆足以爲法者也。

無何陳孔熙至。偶問譯經之事先。先生曰。昔阨入多國。有賢王。嘗建一大殿。藏天下名書。且延名士。討論。聞如德亞國。有天主經典。特遣使求經。國王選七十二名士。能通兩國語言者。賁經而往。賢王賓禮之。命譯爲本國文字。然慮有和同附會。或失經旨也。乃分諸譯士。作七十二處。不令相通。逾年而告竣。王沐浴升朝。大臣咸在。命諸譯士宣讀之。一一符合。不差隻字。王大驚悅。夫以七十二譯士。居處旣分。心手各別。乃一一符合。片言不爽。斯豈

人力所能爲者乎。神功默啓。恢乎大矣。

初八日。艾先生詔余曰。天主之教有三。子知之乎。

對曰。未也。先生曰。天主之愛人無已也。有性教。

有書教。有寵教。何也。人類之始生也。天主賦之。

靈性。俾通明義理。斯時十誠之理。已刻于人心之。

中。普萬國皆然。是謂性教。迨物欲漸染。銅蔽日深。

于是或明示。或默啓。諸聖賢著爲經典。以醒人心。

之迷。是爲書教。及至三仇迭攻。人性大壞。雖有經。

典。亦有難挽回者。天主始降生爲人。以身立表。

教化始大明于四方。是謂寵教之三教者。雖皆天主之恩乎。然而以躬爲教者。摯矣。

日將晡。有數友至堂。盧先生出肅客。徐觀西琴。譁然嘆賞。先生曰。人心亦有琴焉。善調者其音和。不善調者其音乖矣。雖然。人自有心而人自調之。又非假借外物者比也。

諸友復請遠鏡。盧先生出示之。其一面視物。雖遠而大。一面視物。雖近而小。觀畢。先生謂余曰。斯遠鏡者。一面用以觀人。一面用以觀己。余曰。云何。先

生曰。視人宜大。而視己宜小。

初九日。余冒雨造堂。盧先生勉余曰。人生斯世。電光石火耳。須及時進脩。時機一失。後不可圖也。有畫數幅。爲子陳之。何如。余欣然請教。先生出書一帙。皆西文之未譯者。間有圖畫。而多寓言。圖約有十幅。先生一一拈示之。

其一。中畫兩人。一人頭戴渾天儀。左持刻漏。而右農器。先生曰。時不可象。畫人以象之。首戴渾天儀者。天運不息。日月云邁也。左持刻漏者。流光漸去。

一往而不可留也。右持農器者，宜及時而有爲也。故以之象時。一人首之所戴，手之所持，身之所佩，足之所履，種種咸具。先生曰：機不可象，亦畫人以象之。諸物咸備一身者，天下惟乘機之人，能使諸事畢集也。故以之象機。

其二，畫有十人，時機立其前。一天神以手上指，二魔介焉。大者以網閉其目，小者持鈎以釣之。先生曰：畫人十者，約人生之大凡也。天神手上指者，示以在天之福樂也。時機在前，宜勉圖焉。兩魔妬人。

之爲善也。以網閉之。使不得見。以鈎釣之。必其以世情俗味爲餌者也。嗟夫。人生處此。亦危矣哉。

其三。畫數人爲玩戲狀。有戲帶渾天儀者。有戲弄刻漏者。有戲騎農器者。大魔鼓掌。小魔助之。天神則袖手立其前。先生曰。時機有用。若玩戲視之。枉墮魔計耳。天神袖手。奈之何哉。

其四。畫有五人。向時機而執其手。吾主儼然在

上。諸天神欲持花冠以賜之。先生曰。之五人者。知時機之不可留也。而黽勉以乘之。大主之寵祐。

又焉能已乎。

其五、彼五人者、各執時機一物、若乘而有爲之狀、天神欣悅、小魔伏地、大魔望而逃。先生曰、人能乘時機以有爲、斯固天神之所喜者也。天神樂而魔鬼恚矣。

其六、作時機爲將、去狀有五人者、或扯之挽之、天神亦手招之。先生曰、時機奄忽、不爲人留、若迨其將去而思挽回之、未敢必其有濟也。

其七、則時機已去、五人者、或袖手、或遙望、旁有小

魔持網罩雲。大魔鼓掌而笑。先生曰。時機去矣。不可留矣。彼五人者。嗟何及矣。夫持網罩雲者。示雲非網之可留也。時機一失。徒供魔鬼之揶揄耳。

其八。畫一獅頭以狀地獄。張口獠牙。口出火而鼻生煙。二魔用鐵絲繫彼五人。俾入其中。五人相顧。若不欲行。先生曰。時機當前。既玩于昔地獄之火。旋逼其躬。彼魔鬼者。驅之縱欲。不與之偕。將何而脫此難乎。

其九。五人將及火中。俱回首跪向天神。天神以手

上指而吾主在上。二魔則抱頭伏地獄前。鐵線俱解。先生曰。地獄火逼矣。痛悔求赦。庶其有瘳乎。二魔抱頭者。蓋悼前功之不竟也。使非向大主爲依歸。其得脫鬼魔之手者幾希。

其十。畫地獄吐火。有三人在火中。二魔虐之。三人相顧。若無可奈何狀。上則有五人欣然携手。天神作樂以樂之。先生曰。三人者。地獄之靈魂也。魔鬼悼前功不竟。故虐之以洩其忿。而彼五人者。已陶陶然得天上國矣。余受而反覆其義。思天國地牢。

若是判也。其初只爭勤怠一念耳。乃或升上天。或墮下地。人可不警厥初乎。雖然。卽臨死一刻。猶可挽回。彼鐘鳴漏盡。而尚諱改圖者。獨何心哉。

是歲之春。余鄉新建聖堂。越夏而告竣。秋七月。諸友啓請二先生。迄晦日。而艾先生至。先生曰。今日之舉。子等亦幾費心力矣。雖然。爲俗務而執掌。徒勞罔功也。惟爲道。則功與勞而俱崇矣。余唯唯謝不敢。先生曰。昔西國聖堂中。有脩道者。供汲水之役。井離堂頗遠。初不辭肄。一日忽自念曰。安得移井。

稍近。吾勞庶稍舒乎。有頃忽見有人從後數其行踪。回首問故。其人答曰。我天上之神也。天主命我數爾步步多者。其功多矣。言畢不見。汲水者方慚謝。天主若惟恐其井之不遠也。夫汲水微役也。天主必欲章示于人者。亦示人以功從勞積意乎。

頃之衆歸。翁允鑑設饌。余乘間請曰。某人之在會堂也。亦嘗立微績。所未能克者。獨饕餮罪耳。先生曰。子思子有云。率性之謂道。吾將曰。克性之謂道。夫

性體之未壞也。率之卽已是道。乃今人之性亦盡非其故矣。不克之。又何以成道哉。

八月朔日。林鳴見問曰。七克工夫。用之甚難。固有強制一時。而一發遂不可禦者。先生曰。人性已壞。其發之不能全無偏。然克之又克。終漸至于寡也。譬之土焉。蔓草叢生。吾拔而去之。雖不踰時而復生。然拔之又拔。其有存焉者寡矣。

初三日。俞體高晉謁。用鰲陪坐。談及風雲雨露之說。體高曰。大地之產五穀也。必藉雨露滋之。非天則

不成其爲地矣。先生曰：非。天主并不成其爲天矣。體高則前請曰：風雨露雷旣皆天主所主，然亦有雨暘不時，致五穀不昌者，何故？先生曰：天主之愛人也，原欲使雨暘時若，五穀咸熙。然必人悉順天主之命，而後百物悉順人之意。今人之犯主命也多矣，而欲物之盡順人意也，其可得乎。

用顓曰：雨暘不時，于以罰惡人之罪，斯爲至當，乃亦有善人在其中者，何？先生曰：萬善未備，不爲純。

善矧今之所謂善人者其過譽正復不少耳。雖然人而真實爲善者必知上主降罰之意而倍加恐懼脩省則雨暘不時未始非仁愛善人之一道也。

日向午先生談經于堂揭信經首款先生詰余曰天主之化生天地也固宜生天堂以待善人矣乃人類未生尙未有犯主命者卽并生地獄也何意余對曰標嘗談經至此亦起疑思問但未得其便耳夫天主之生人也原賦以可爲之善性况

人類未生、豈卽逆料其後之爲惡、而豫生地獄以處之、大主至仁、諒不如是也。先生復問用顓用顓遜謝、先生曰、大主之化生天堂也、原使人欣而知趨、其卽并生地獄也、實使人懼而知避、譬之開國之君、闢殿廷以處百官、卽各設囹圄以待有罪。是豈君人者之不仁哉。欲人明于趨避之路也。乃人甘犯命而自墮焉。奈之何哉。

有頃、用顓慨曰、今世之人、謬迷大本、皆謂奉教之人、悉天主所主、其不奉教者、天主不得而主。

之也。先生曰：人有屬於家主者，逃而之他家，家主不得而主之也。其屬國主者，逃而之他國，卽國主亦不得而主之也。今五大洲之廣，何地非天主之土，則何人非天主之人，縱欲逃之，其將焉所也。悲夫。

漏下初刻，先生露坐于庭。余問曰：日有二行，向聞其義于盧先生矣。近語林君及君，及以七政諸天，悉爲宗動天所帶，乃復有遲速之殊者，何故？先生曰：諸天之本動，原各有遲速，其爲宗動天所帶者，

必俱能一日一周也。卽如日天爲宗動天所帶，自東徂西，一日一周，而日天必逆行一度。月天爲宗動天所帶，自東徂西，亦一日一周，而月天必逆行十三度。是日行常遲，月行常速，其爲一日一周者均耳。宋儒蟻行磨上之說，并可細參也。余曰：磨之一動一周也。其卽宗動天之帶行者乎？而蟻之逆行，則各自有遲速。意日月天之本行似之。先生曰：然。

先生取星圖見惠，余復問曰：五星之躔度次舍，亦

各有留逆遲速之殊。今觀圖中所畫。則似一定而無參錯也。何居。先生曰。斯圖所載。只列宿之同天者。若日月五星諸天。則尚須推算。非圖之所能定畫者。不具載也。卽如金星一星。借日爲光。隨離日輪遠近。亦有弦望消長之殊。如月輪焉。乃星家之占候者。必執明暗小大。爲休咎之祥。亦大迂誕而失真者矣。

初八日。鄭懋興問道于先生。石魯可林鳴見陪坐。懋興曰。諸邪神之不可祀也。則旣聞命矣。敢問各省

直府州縣諸城隍似亦天主所令者。乃一槩不祀之何也。先生曰。天主化成天地之初。卽生九品天神。有司天日月之運行者。有管轄城池而護守人類者。故古來之祀城隍。似亦祀護城之神意也。今人不察。妄以人類當之。遂有云某人死而爲城隍者。某人官某地而爲某城隍者。殆失厥初之真意矣。又其甚者。復有謬造玉皇之說。而謂城隍諸神俱聽其命令。此尤虛誕之至者。是皆所宜深戒者也。

魯可徐問曰、敝邦從古俱說五行、謂萬物非五行則不成、而貴邦獨說火氣水土四行、乃加氣而遺金木、何也、先生曰、天地間純體、不藉他物而成者、謂之元行、火氣水土是也、若金木、則必藉火氣水土而後成、乃落下一層、而非可與元行並論者、卽以木証之、今試取一指大之木、以火燒之、先兩頭出水、是水、後卽成烟、是氣、燒着、是火、成灰、是土、夫木化亦歸四行、則其藉四行而成、尤可知也、再以觀之、人身、其煖者爲火、呼吸爲氣、精血爲水、骨肉

爲土是合火氣水土而成人。並不言金木二行者。是知元行只有四也。

是日颶風大作。鳴見請曰。敢問風從何來。先生曰。氣動則成風。微動爲涼風。大動則爲暴風矣。頃之衆歸。獨余及從綽侍。余復請曰。向云氣動爲風。其動也奚從乎。先生曰。格物窮理之學。談風所由動。雖更僕未易竟也。約言之。大都水氣騰則爲雨。土氣騰則爲風。蓋土氣之上騰也。有所鬱而不得升。旋返而下降。而後之復騰者。適與降者相觸。遂震

金日抄卷之二
三
蕩而成風耳。

從綽問曰、地之震也、如之何、先生曰、地中多空、謂之地複、地複有風、不得出、排擊蕩衝、而地爲之震。如遇地薄之所、則衝突而出、而地裂矣。余曰、聞地之裂也、有城郭人民俱遭淪沒者、如以歸之風、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乃以爲災異何哉、先生曰、百物皆天主所命、地之震裂也、固勢之必然、其有城郭人民俱淪沒者、斯正上主降罰之意、殆恐懼脩省之一助云。

初九日、颶風愈猛、毀瓦拔木、適翁允鑑至堂、偶談寇陷始興、并地能震裂、淪沒人民之說、先生嘆曰、天主之于斯人也、無日不保存、安養之、而人弗知德也、至偶有降罰、便致憾造物、主之有偏、不思人日日受天主之賜、竟以無功恬然享之、及示罰之日、又不加恐懼脩省、而怙惡日深、則天主之降災、又安能免乎。

初十日、林文學過謁、徐問先生曰、諸友之從聖教也、其兢兢確守者固多、然亦有一二不率者、豈其盡

無遺行與先生曰大凡奉教之人其大過恒少卽
間有德行未純者尙亦懲改有方蒙赦有路若不
聞道則有過而未必知知而未必改改而未可得
赦也譬之二人同欲北往其一由正道一反而南
向其由正道者豈盡無顛躓之時然更起而力行
終有依歸之所其反向者且不必論安步與否然
終爲迷途曷能至善地乎

十一日先生與林君及坐論于堂適余後至先生謂
余曰聞中邦有星墜之說於理然否余曰向聞斯

說終覺未安也。先生曰：如星能墜地，則從來談星墜者多矣。宜天之星數必加少焉。乃自古及今，並未見有減也。夫何疑？余曰：師論誠是。然每見夏秋之交，有物圓明如星，飛空而燦爛者，俗云流星過度，未知然否？先生曰：此非星也，氣也。時至夏秋之交，有油膩之氣，其浮散空中者，受烈日所晒，遂着火而明。惟一着則俱着，故似有飛度之象耳。

君及問曰：諸星之度數，亦主吉凶否？先生曰：否。人之吉凶，皆人自致之，無關星度也。中邦經書有云：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可見人有吉凶、各隨人之善惡、于星宿何與焉。若諸星之宿離留逆、則俱有一定之準、可推步而知者、謂人之吉凶係焉、此必無之理也。但星度所主、或有冷熱寒煖之殊、旱潦歉豐之別、則理亦有之耳。

余曰、人類吉凶、固不係乎星度、然敝邦史書所載、如帝王將相之屬、皆上應列宿、故占候家必以定吉凶耳。先生曰、帝星將星、皆隨人各立名色、原非

通論也。卽如貫宿一星，中邦以主牢獄。而西邦則稱爲冕旒。一極凶。一極吉。可見吉凶之名亦隨人自立，非有定準也。且中邦占候，謂貫宿中有小星，必主大臣繫獄。夫大臣之遭譴呵者衆矣。而貫宿之星並未有增減也。吉凶將奚憑焉。

余曰：敝邦史書所載亦多有奇中者，此理云何？先生曰：此偶耳，其不中者尙多也。卽如星相占卜諸術，終日爲人推測，什百之中，豈無一二奇中者？然特偶爾奏合，非有一定之論也。今人乃于虛誕不

合者。通不置頰。堅執一二偶中者。遂相詫爲奇。吾不知其何解也。余曰。丁卯之歲。標嘗見熒惑入南斗中。前後閱月。占者妄泥古史。以爲凶兆。標始亦疑忌之。今日者。聖明在御。皇圖鞏固。且日升而月恒也。可見熒惑入斗。原天行一定之數。固無關家國吉凶耳。先生曰。然。

十三日。有友來自邑治。適余草設。談及百物所產。南北不同之說。先生詰余曰。天主之生萬物也。卽使一方之內。諸品咸備。原無不可。乃此無而彼有。

此多而彼寡也。其意何居。余莫知所對。先生曰。斯
天主欲人相親意也。夫一方之內。諸品咸備。以
造物主之全能。初無不能者。然人足于所需。遂有
彼此不相通者矣。惟其生物不齊。斯有以此之有
通彼之無。以彼之多。通此之寡。而梯航所至。往來
相親者。職此之由也。

十八日夜。幾向丙。余問先生曰。向解流星。云是空中
油膩之氣。細繹油膩兩字。地上物也。空中何有焉。
先生曰。聞中邦有鬼火之說。未知然否。對曰。鬼火

爲磷墟墓間多有之。先生曰：鬼火之說，近是而非也。蓋人死，骨肉歸土，其屍中油膩之氣，受烈日所晒，則結而爲磷。故墟墓間多有之。但日間太陽光大，則小光不見。必入夜而始顯耳。若油膩之氣上騰而浮空，則似有流星之象，其實一類也。

余曰：每見磷火倏忽聚散，或隨人而行，人多畏之。夫旣爲氣矣，何能隨人而行乎？先生曰：人行則氣環而前向，故磷火亦隨氣偕前。如人一反向，則氣與俱反。磷火亦隨氣而却走矣。故磷火之隨人皆

氣之爲也。世人不察，以爲鬼物而疑畏之，亦未明斯理故耳。

二十日，先生駕適邑治，問道者踵相接也。時有數友向惑輪迴之說，謂人壽脩短皆前生功罪所定者。先生曰：是大不然。夫人壽之脩短，其大約有三：一由父母，一由已，一則由天主也。其由父母者，稟氣有厚薄，由已者，攝生有善否，由天主者，則吾生死之大主，能操其權衡，以增減人之年數者也。譬之燈焉，其油多者光必長，油少者光必促，此稟

氣厚薄之殊也。然油雖多，以之當風，則易滅。油雖少，苟藏之靜處，又不虞其易盡。此攝生有善否之異也。至若燈本難滅，而或厭其光；燈本易滅，而或益之油，則視主人之意耳。故人有宜壽而忽天，宜夭而得壽者，亦惟天主所愛惡而施之。予奪者也。大抵至尊上主，多順人之自然。其若此者，亦間用以賞罰善惡，顯全能不測之權耳。今人不明此理，乃溺於浮屠之說，謂現世脩短，悉由前生之功德罪也，豈不悖哉。

邑人陳某者其妻黃氏爲魔所據已二十年矣是月晦日陳友躬詣聖堂痛悔求祐先生賜以聖號而魔且遠徙也陳友喜聖教之正并以聖號經授其妻次夜其妻復見一小魔承大魔命來迎其妻急作聖號小魔遂遁自後絕無影響矣余聞以告先生曰吾嘗遍歷諸國諸凡未聞道者驟語以聖號經而人未遽識也顧人所未識者而魔鬼盡先識之可見聖架者實天主降生救世之具爲鬼魔所極畏者乎且又見鬼魔智識復超出人類之上

人若不向天主爲依歸。其不得脫鬼魔之手也明矣。

九月初八日、戴文學入謁、請于先生曰、向讀聖教諸書、如七克十誠論學諸篇、可謂種種妙義矣、然此裏終有未解者、獨降生一節、夫天主之爲天地萬物主是已、當降生爲人、則天上無主、化工不久輟乎、如謂天主仍在天而降生者、另一天主是二天主矣、先生曰、之階前者、非日色乎、請問日離天而照地耶、抑天上一日而照臨復一日耶、必

將曰。日光下地。而日固依然在天也。若是又何疑
天主之降生乎。如云降生。而萬物遂無主。則再譬
之一國之主。固常臨蒞京師。以統臣民矣。設或一
方有變。國主親降其地而安撫之。豈其一離京師。
而一國之臣民。遂無有統馭者乎。夫以人世之主。
尚不以降離他方。而失統馭之權。何況全能。天
主。原無所不在者哉。余嘗著論學一書。其答葉文
忠公有云。當其降世。亦在于天。迨及升天。亦不離
世者。正謂此也。

文學曰。天主至尊矣。既云降生。又云受難。豈有

堂堂。天主而爲受難被釘之事。余心滋不解也。

先生曰。受難被釘。乃天主莫大之恩。非細論經

典。未易卒明也。雖然。畧爲君譬之。子讀中邦史書。

見成湯之禱于桑林也。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

犧牲。夫以皇皇天子。而匍匐以代犧牲。旁觀者誠

作何狀。而湯竟忘其九五之尊者。其憫念斯民者。

摯也。今天主尊矣。監觀下民。非不甚赫。乃盡歛

其有赫之威。而受難救贖者。爲古今萬民也。爲予

也。亦正爲君也。君乃忘其慈憫莫大之恩而不加
頌謝痛悔。誠恐疑城不破。獲戾愈深。尙熟思而細
繹焉斯可已。

初十日、王子觀林承孔聽講于堂、承孔問曰、天主
之賦人靈、竟也何時乎、先生曰、推經典所載、男身
賦于結胎四、十日內、女身賦于八、十日之內也、承
孔問故、先生曰、凡人之靈、竟必俟其體具而後賦。
之。男體易成、大約在四十日之內、女體難成、則在
八十日之內、故靈竟之賦、亦有遲速之殊耳。

承孔曰、靈蒐之妙、可得而聞乎、先生曰、靈蒐之妙、不落形相、蓋純是神體、全在身一也、如全在目以司視、亦全在耳以司聽、全在鼻口以嗅且嘗、亦全在手足以持行也、卽至五官並用之時、斯蒐亦全無不在、所以別生覺二蒐而稱靈耳、

子觀請曰、靈蒐亦有衰憊否、先生曰、肉身有憊、靈蒐雖百歲不衰也、試觀人少壯之時、見解主張、反不如老成、更覺練達、可見血氣旺、則靈蒐覺弱、血氣衰、則靈蒐倍旺、是亦靈蒐不衰老之一証已、

子觀曰、靈魂不老、具領妙論矣、乃人自中年以上、漸昏耄而好忘者、此奚以故、先生曰、此非靈魂之故也、效用之官不利也、人當壯時、血氣充盛、而五官之效用者、無不稱職、及老而氣衰、于是耳聾目瞶、記含漸昏、雖靈魂之司令如故、而效用者已漸遜其初矣、譬之善書者焉、筆穎新發、則揮洒從心、久而穎禿、字畫且頓改也、斯豈善書者有異哉、則筆之日久而穎禿也。

廿二日、余問先生曰、向承明訓、云月天一日逆行十

三度林君及以月一月一周天。今云一日十三度。總而計之。周天尙不止也。其義何居。先生曰。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論月之本行。只二十七日。便足。周天之數。爲日一日。亦逆行一度。總計二十七度。故月復多行兩日。方得與日會而成晦朔也。其未盡之數。又積累之而成一日。則月又須行三日。方得與日會而成晦朔。此諸月大小之異。所由分耳。余聞而爽然自失。思學問之道無窮。其未可一得自足者。大抵如斯乎。

二十三日夏萬程龔雲甫問道于先生萬程曰天

主之愛人無已也亦既聞命矣但人生爲不善死
卽受地獄之永苦旣無輪迴則人欲自新而無路
矣所云慈憫者謂何先生曰人生在世多行不義
若天主不慈憫而輒加重罰吾恐人無噍類矣
乃至慈上主必寬以俟之少不知改俟其壯壯
不知改俟其老其不卽加罰者蓋徐徐焉冀有悔
過遷善之日耳夫天主之慈悲若此人竟至死
而不改圖是爲惡之心無盡而永苦之期亦無盡

也將奚辭焉。

萬程曰、承明訓、具知

上主至仁、然必人皆有壽

而後可。若彼爲惡之人、方少壯而輒夭折、若

天

主曾不寬俟之也。先生曰、大凡人之年壽、與夫人

之立志、惟

天主具知之。如其人終期已迫、微有

悔改之念、卽臨死一刻、

天主亦必聽其自新、如

其不然、則年數逾增、罪戾逾重、誠不若天札而死。

地獄之永苦、尙差輕也。總人生斯世、無論爲壽爲

夭、其及時遷改之功、總不容一日緩者。嗟夫、尙其

勉圖哉。

雲甫問曰、人之生也、有富貴貧賤之殊、斯豈人之
自致者乎、抑天主之所默定者乎、先生曰、斯其
說多端、其大要有三、一則父母之所貽、一則已之
所取、一則天主所用以行其賞罰者也、其由父
母者、如帝王之子必爲帝、農人之子多爲農、富者
生而富、貧者生而貧、斯皆父母之所貽者也、其由
已者、如聰穎而能文、多得科第、不能者否、長材而
善賈、多致素封、不善者否、斯則已之所取者也、斯

二者。天主多順其自然而默爲張主其間。或用富貴以報人之善。用貧賤以煉人之過。此至尊

上主。示賞善罰惡之一端耳。雖然富貴以賞善矣。富貴乃立功之地。如爵祿愈崇。縱恣愈甚。富貴未始非禍胎也。貧賤以煉過矣。貧賤正砥礪之資。如困鬱日甚。脩省有加。貧賤未嘗非福始也。總之富貴貧賤。不必過視低昂。隨人所遇焉。皆當無違天主之訓者也。譬如俳優場上。生旦丑淨。隨人所扮。豈必喋喋焉。尊視生旦。而低視丑淨哉。總祈愜

主人之意而已。

二十六日、王子觀問曰、人疑釋氏既爲天主所生、

且又以慈悲爲教、意亦天主所取、而可備在天

之一聖否、先生曰、釋氏既爲天主所生、則當一

心敬事天主、以仰答大父之恩、且章明十誠、

令人人識認真主、則天主亦必垂憫而俾之

天堂者也、乃釋氏之爲教也、迷其本原、另立門戶、

不導人祇事天主、惟以己性爲宗、乃云上天下

地、惟我獨尊也、豈不悖逆之甚哉、縱間有微言渺

論而本原既失，餘無足觀。譬之應制文字，華藻滿篇，于題旨都不相合。其爲主司所黜無疑矣。況其言又多訛謬者乎。

冬十月廿有七日，余將東粵省覲，偕先生同至莆陽。時謁卓岡卿老師，因畱寓西湖亭榭臺沼，備諸工好。先生謂岡卿曰：昔西國有寵臣，新構宅第，壯麗宏敞，延一賢士者往觀，深居曲房，靡所不屆矣。觀畢將歸，賢士問曰：今日承召，以觀君之居也。君之居安在乎？寵臣愕然曰：向所觀者非是耶？賢士曰：

是非君之居也。向所觀者，寢廟以妥宗祫耳。廳事以延賓客耳。居室以貽子孫。廊廡以俾僮僕耳。而君安得長處此乎。夫以電光石火之身，而不思久安長享之所。顧以目前之居，謂君居也。豈不惑哉。寵臣始恍然自失。今明公之華構業，種種宏麗矣。其亦謀公所謂久居者乎。問卿嘆曰：此有道之言也。

十一月二日，先生出訪客，造黃文學齋中。文學曰：承教十誠，大道炳如矣。然第六誠禁人娶妾，人當中

年無子。不娶妾則恐陷不孝之名。將奈何。先生詰曰。若娶妾而復無子。將奈何。文學曰。至此則亦聽其自然耳。先生曰。若娶妾而無子。亦聽其自然。何如不娶妾而聽其自然之爲愈也。夫娶妻正道也。娶妾枉道也。無論娶妾而未必有子。卽偶得子。所損實多矣。大都人之艱厥嗣者。雖多病在婦。亦有病在夫者。如病在婦。而夫必借孝名。另娶一婦。設若病在夫。而婦亦借孝名。以另嫁一夫。可乎。不可乎。夫婦一也。旣不可在彼。則亦不可在此。何不平

心而反觀之也。且人之孝不孝，正不係子之有無耳。譬有二人於此，其一多方悖逆，而子孫衆盛，其一朝夕色養，而並未得子，則將曰：孝在彼而不在此也。豈理也哉。

初三日，余問先生曰：人生世福，悉皆上主所操，則

子之有無，皆主命也。今娶妻而得子，宜已。若彼

娶妾而亦得子，似天主曾不禁之也。此意謂何。

先生曰：天主散世福於人間，如富貴子壽之類，其得之也，原欲人人悉由正道，如人求福以正，無論

得與不得。必有永賞隨之。如其求不以正。亦無問得與不得。必以永罰隨之。此至公至正之權衡也。設人求子不以道。天主卽禁其不得。初亦無難。然天主明示人趨正。而人反行邪。則亦何必屑屑然。強人于一子一奪之微哉。總世福甚輕。而暫善惡皆可得共者。天主特默爲定筭其間。若真福則非大善者不能矣。

初四日、宋學美至堂、請于先生曰、人之能寡過者鮮矣、乃日處過中、反恬若無過者爲何、先生曰、省身

如守城焉。城門洞開。初不加嚴詰。則奸宄竊乘而
不覺矣。設若慎啓閉。稽出入。而後奸人可一一數
也。今人之五官。非猶城之五門乎。惟不謹守五官
之司。宜乎處過而若無耳。如刻刻隄防。時時簡察。
則一念一疵。一言一尤。一行一悔。未有不燎若指
掌者也。

先生又曰。過貴自知。尤貴自認。今有罪人于此。有
司者治之。其自認者。罰必重。不自認者。罰必輕也。
若告解則反是。蓋人有隱慝。天主具知之。如人

明識已愆而匿不自吐。是以天主爲可欺也。降罰必加重焉。若肯痛自刻責。告解靡遺。則天主必憐赦之。而聽其自新矣。

日正中、彭文學過訪、問先生曰、聞天學闢輪迴之說、未悉其詳也、近傳信王府中一孩始生、卽自言曰、吾乃王某也、嘗爲某官、居某地、胡爲而至此、及訪所謂王某者、果于是日告殂、斯非王某之靈魂輪迴于再世者乎、先生曰、敢問信府之子、其

在母腹時、活耶死耶、曰、活耳、先生曰、此子在母腹

中既云生活則前此九月內靈竈已自有矣奚得
誕時而始有耶。夫靈竈既自有而王杲則依然未
死也。靈竈胡爲乎來哉。

文學曰若是則始生之孩何能自言乎。先生曰斯
皆魔鬼之爲也。魔鬼欲迷惑人心多乘其意所偏
向而誘弄之。夫人之惑輪迴者多矣。故魔鬼借始
生之子弄其舌頭以妄言前世欲人背正而趨邪
者也。今彼長成之人往往有妄發狂言者人咸知
爲魔所附顧獨疑于始生之子也。豈不惑哉。如信

人之靈、竟必有轉世、則孩時知之、長大宜備知之。
一孩言之、人人宜俱言之、夫何以孩時能知、至長
則否、一孩能言、至衆則否、此又何以說耶、大抵此
等傳訛、多在三代以下、佛教入中國之後、三代以
上、並未前聞也、則輪迴之誕、亦大章明較著矣。
頃之、林季緒隨至、因問曰、釋玄二氏、業心知其非
矣、然就兩者較之、亦有彼善于此否、先生曰、道猶
大路焉、吾惟率彼正路足耳、總左岐、右亦岐也、安
用置較乎。

初六日、余問先生曰、敢問金星天行度、距日遲速幾何、先生曰、金星天行度、幾與日同、余曰、金星既幾同于日、則或在日先、或在日後、當有一定之位、乃考毛詩傳註曰、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乃先日而出、復後日而入者、云何、先生曰、曆法古論、云五星諸天中、各有小球、另運動于諸天之內、金星天小球、約有七十度、而金星繫焉、若論金星天本行、其去日先後、宜有一定之位、爲小球運動、復迴還向日、故先日而出、亦後日而入耳、總金星之向日、無論

在先。在後。並不出三十三四度之遠。此則其一定不易者也。

余曰。日月二天。亦有小球否。先生曰。月天有之。余曰云何。曰。斯另有推算。然卽月蝕。亦可知也。蓋凡月之蝕。必由地影遮之。而地之影。去地近者。影必濶。漸遠則漸狹矣。試考兩次月蝕。一所經之影濶。蝕多而復遲者。可見去地稍近。一所經之影狹。蝕少而復速者。可見去地漸遠。夫兩次之蝕。其度同也。乃或與地近。或與地遠。是必有小球。另運行日。

天之內耳。

漏近初刻、先生燕坐、余曰、昨所晤翁友、雅有向道之心、然以少年負雋才、恐于第六誠未易守也、標時僭告之曰、斯亦無所敬畏而然耳、夫懸磬向心者、路有佳冶、雖姪如景陽、弗敢顧也、可見有所惕于前、必不敢肆于後、君思天主尊矣、嚴威之下、蓋無時不監臨也、則邪僻之心、自無從入矣、先生曰、然、昔泰西一國王、聞耶穌會中、多少年守童貞者、心慕何脩而得此、時有謬告王曰、是必有妙

劑可以窒慾。王不察爲信然也。延會長訪之。對曰。有。王請其方。會長曰。惟有常念死候耳。王惕然受教。夫人而常念死候也。其守貞防淫之一劑云。



